

書經註大全

召洛 召洛 召洛

鍾山錢希再文

召詔此篇分二大段看自直至至作皆史記作洛之事見召公致詔之由自太保至之皆召公致詔于王記周公轉達之詞其大意以疾敬德為土蓋祈天永命不外于誠民而誠民又必本于敬德也

書經之五

祭集傳

召告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
召言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
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吐遠
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
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
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
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
書舉奉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
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
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
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
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
召誥名篇今
文古文皆有

首節更臣敘說惟二月既望及第六日乙未成王蚤起步自周京
隨至于豐蓋以宅洛之事皆于文武之廟見其上有所承也○此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記成王告廟以重其事至豐以告廟者文武為創業之君而作洛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也

惟大節主在豐告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而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則下有所託矣召公承命遂自豐起行而來到三月三日丙午月初生明及第三日戊申太保遂至于洛邑以建都大事當稽於天乃命元龜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吉卜遂經理營度其位次雖未興工而規模益已定矣○此記召公至洛以始其事也越若來以上是承天命以相宅以下是稽天意以定宅

越三節戊申既得卜而經營矣及第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眾殷民開判棘平高下政治其所經營之位于洛納及第五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位次俱平定矣○此記召公定位以成其始也舉事之初四方民猶未集且政位之役其事易辨故只用其已遷之民上得卜見其敬以奉天而天意從此位成見其悅以使民而民心服若翼節甲寅既定其位矣及明日乙卯周公于侵晨亦至于洛

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鑄京氏之二十五里

文王廟任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先周公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朏敷尾二反戊音茂○成

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適邇而來也朏孟康曰

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

度其城郭宗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郊社朝市之位

政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眾庶也用庶殷

者音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 若翼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

遍觀于新邑所經營之處凡王城下都無不周覽蓋以營洛大事故慎之也○此記周公至洛而慎其事也

越三節已卯既至洛而達觀矣及第三日丁巳遂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二祭尊以簡為誠也及明日戊午乃祭告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豐為敬也○此記周公祀神以重其事也

越七節戊午祭告已畢有以祈神休矣然不能不用民力也于是定為後書至第七日甲子周公以四方諸侯皆率其衆殷民來供此役乃于是日之朝用所定之役書親命庶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之轉命于諸侯也○此記周公命庶殷以終其事也庶殷指民說侯甸男指君說邦伯是諸侯之長茲供役者民率其民以供役吞君總其君以率民供役者邦伯故獨命邦伯使轉命侯甸男之君以命庶殷也

厥既且周公以役書命邦伯邦伯乃以周公之命命殷衆既命殷衆于是衆殷民莫不懽忻鼓舞赴功焉他民且然而友民更可知矣○此記周公得民以成其終也上用牲是舉祀禮以仰祈神休此丕作是定役書而下得人力曰庶民丕作則諸侯可知而四方民亦可知矣

曰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

至則徧觀新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所經營之位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七日甲子周

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春秋傳曰

土彌牟營成周計丈量揣高下度厚薄仞構

恤物上方議遠邇數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候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

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家君咸在而獨命

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厥既命庶殷

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庶殷

丕作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

太保節營格已畢周公將歸錕京召公因欲隨戒成王乃以庶邦
家君各有所獻致慶之鑒出而取之乃復入付于周公且言其意
曰我今拜手稽首有所陳于王而託公轉達之惟以作恪固為化
殷之基而君身實乃化殷之本今新都鼎建誠欲誥諭庶殷使之
化怙侈而為友順要必自乃御事始也公歸其以吾言達之王可
平○此召公欲誥戒成王而先自明其意也作洛之意本為化殷
而化殷之本端在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太著特恭敬之寓焉已
自乃御事見非諸臣所能預即會敬德意下文皇天上帝以下即
旅王之詞蓋口授于周公而便之轉達耳

嗚呼既召公欲戒王先嘆息說我謂告庶殷必自御事者良以王
為天子固可恃而不可恃也夫皇天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已居天
位為天元子而有大國殷矣乃一旦天不終佑遂改革其元子
之貴與茲大國殷之命而使扶周代之今王繼文武而受厥命居
元子之嗣膺大國之勢固有無限之休美矣然可改于昔者未必
不可改于今則亦正有無限之憂恤也要其所以改之道特以不
敬之故耳誠能操心制行一以敬為主則天命在我自不忍遽改
矣嗚呼王渴其奈何不以敬自持哉○此下皆告王之詞此言天

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家君出取幣乃復八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呂氏

呂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贊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

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雖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

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調之御事猶今稱人為

執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

命不常而示保命之道也皇天三句先以天之改商者引起下意
惟王三句見昔之命既可改今之命亦未始不可改以警惕之未
則言弗敬則改能敬則弗改以策勵之也改字貫下句說王受命
當補出文武來惟休二句重惟此一變敬字兼存敬言朱子曰此
數句一篇之大旨下皆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

天既節奉上節說天既永遠斷絕大邦殷之命矣是豈祖宗之積
累不足固結天心哉夫殷自成湯以來代有哲王其精爽多在干
天宜若能爲子孫請命也乃其後王後民服受天命却肆行無忌
自初至終皆迷顛倒于執老則播棄之使賢智遷歲于奸回則崇
信之使病民者常在顯位丁是同惡相濟虐害其民民無可控訴
但知保抱其子孺特其婦以哀號于天乃往而逃亡求免其虐又
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可哀甚矣嗚呼上天居高听卑因念
商先王之德而不勝其矜憐四方民之心故同時眷殷之命今遂
改而眷命我懋德之文武也天命一絕即祖宗德澤亦不足恃如
此王其改夜巫巫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可耳不然雖有文
武在天之靈其可恃哉○此承上言天命既絕即祖德難繼以勉
王敬德也一氣說下歸重到末一句智藏癰在則不能敬德可知
民亡且執則不能誠民可知眷命用懋則天之永命不能祈矣懋
字指文武德言亦字有味言天固念商先王之德而亦哀此四

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
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
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
之憂於是歎息言上易其奈何弗敬平蓋深
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
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平理好惡用捨不
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
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
克敬惟親敬則天與

我一矣尙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茲殷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罔服厥
命厥終罔敷厥在夫知保抱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祖厥亡出執歸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卽懋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
此章語多難解大

方民之無辜也一不敬德則天絕其命祖宗亦無如何言外見王苟不敬德雖有文武亦不足恃可不莊敬日惕以敬厥德哉疾者更無等待只今便下手通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存乎

相古節天命不常嗟予有德豈特一代幣哉我親克之先民有若夏禹天既思若啓行若靈有以道通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使賢足以敬承其緒當時高亦何考天意知天迪其德則益加祐台知天保其子則授以人器承順無違如此宜乎夏至人存也乃桀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殷代之矣又觀今之殷湯天亦思若成行若靈有以道通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俾纘舊服以有天下當時湯亦上考天意知天迪其德則益加懋昭知天保其緒則遂行放伐承順無違又如此且乎殷至今存也乃紂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周代之矣夫禹湯能敬德故興也勃焉乃其子孫不敬德墜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豈不視乎君心之敬肆哉○此承上言天命之不可恃而與夏商之興亡以證之也只宜就夏商發出去留無常以引起下節王勉王敬德誠民意下敦節方見

今冲飭夏殷天命忽忽墜失者總因後王不能敬德之故而親近老臣則尤敬德之助也今我冲之至既嗣天位矣此時德性未堅第一要隆師重道千壽有之臣必須倚爲心腹言所計從切不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携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相克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積大若今時既墜厥命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積大若今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時既墜厥命傳之子也而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故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可輕易遺棄之所以然者蓋與亡之繼備于古吉凶之理出天
然壽考閱歷多而聞見博深契先哲心源上主人之祇德懋德皆
能積善而如見其事以此言之是已不可遺矣况又智識高明其
發慮定謀戒孽命而期永命皆能面稽而默契乎天之理以此言
之是更不可遺也夫德存古賢之壽考則可若說性而立經謀在
天資之壽考則可察不來而盡發德者不可得只失以爲輔哉
○此欲其任老臣以爲敬德之助庶可無墜天命也冲子與壽考
相對惟其爲冲子則每有新進而澤老成故特以無遺言之遺非
必斤逐只不加意所受不遺猶遺此句尚虛下二句正推其所以
不可遺之故而日字是說他如此兩其字則壽考言然我實其精
古則可于往事有所鑑資其精大則可于來事有所決須我不可
遺意矧字是進一層語見稽天九難于稽古也

嗚呼節召公又嘆息說嗚呼我王以冲子而嗣其年雖小然正不
得曰冲子也乃受天命以長民固即天之元子哉其必大能誠和
子小民消其悖逆而歸于順使皆歡忻鼓舞無有乖戾則向所
謂無疆之恤者乃在今矣然民不易誠而誠之不外于敬德王當
以敬德爲先不敢謂爲繼蓋小民至微而至爲可畏惟用此兢
兢業業之心以照顧庶民斯民之暑險則德無不敬即民無不誠
而得以永保天命乃無負元子之責耳○此言嗣王所係之重欲
其敬德以誠民而保天命也下數節皆是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
子對上冲子說冲子言其年之小元子言其任之大爲天元子便

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况也幼冲之玉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

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
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
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
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
壽考益君天下者之要
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予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

于民
名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

故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耆期之辭也誠和暑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當代天子民非識之不可不曰矣而曰誠者兼治教言非僅得所之謂也能字內已含敬德意能誠則邦本固而國祚永休何如乎不敢後正所謂疾敬也用字緊連上句說用此敬德之心以顧畏民之憂險猶言敬德以誠小民耳

王來節誠民國永命之本而新邑是國大之基今洛邑初成王將來此繼天出治凡一初化民成治之事都要自己留心服行于此土中無容旁愛也豈我一人云然哉且亦管說人君此一身所係非輕今在此大邑非為逸豫計蓋將自此泰合天命以對越上帝肇禋殷祀以謹祀神祇且自此教養萬民以宅中圖治現且之言亦可見自服土中之非誣矣王誠勉而行之庶民心悅而夫意順眷屬之令自一成而不易矣治民之效不即今見其休美乎○土言敬德以誠民而永命此則欲其宅恪而行之也通節重自服土中一句蓋已前五未親政全賴太臣夾輔今新邑已成乃成王並政之始恐猶恃恃大臣不自已擔當故先破其所恃如此所服行者固即誠民之事然句括其廣以虛照為妙引周公語而稱且者君前臣名也配天祀神治民周公本平說召公引來累重中又句現未云治民今休可見成命者一成不易之命言能服土中是直能紹上帝而眷顧之命有成矣治民如是其休美豈待後曰始見乎此二句乃召公期以宅洛之效也

王先節宅洛本為化民然不得遽求之民也蓋臣者民所視效今殷御事之臣習于紂惡必先有以馴服之而後可何以服之惟使

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

之中故謂之上由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與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嘗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皆以天事言則曰東景多風曰西景朝多陰曰南景短多暑曰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上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邁言治人當先服平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他親近副貳于我周之御事聞正言見正行朝夕驚惕以節制其
恣活恣侈之性將向時習于惡而為惡固惟日不足今習于善而
為善亦惟日不足悔悟奮發舍舊圖新豈非轉移民俗之善机乎
此推言化民必本乎臣也服殷句虛比介二句正服殷之事未
句以效言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篇

王敬節化民固本于化臣然當遠求之臣也蓋王之一身凡臣民
所視倣王當時時收斂此心凡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不以敬
為處所則有以成一已之德乃有以端萬化之源設不敬而德墮
於已又何以化人乎則宅中圖治即欲不敬德而不可也王蓋勉
之哉此推言化臣以化民又不外敬德也傳雖專言化臣必謹
乎身然敬德所以誠民須兼帶化民說為是上句言當如此下句
言不可不如此總是勉詞單言敬包德字在內故前云奈何弗敬
又云疾敬德此云敬德所又云不可不敬德只一意反覆言之
我節我謂不可不敬德者良以敬不敬之間固斯民誠不誠之所
係即歷年永永之所係也夫不知將來當觀已往今我周不可
不監視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乎有殷蓋必監其興亡乃可知所
法戒如夏先王受禪而有天下我不知他服天之命何以遂歷年
四百如是之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不少延然
不可知者數而可知者理也以今看來惟桀作威敷虐不敬厥德
乃早墮其命耳殷先王革正而有天下我不知他受天之命何
以遂歷年六百如是之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慙然陶成相
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
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平身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
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
言德之不

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墮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墮厥命

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性不敬厥德
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

司書
卷五
五

不少延然數不可知而理可知也以今看來惟紂毒痛肆害不敬厥德乃早鳴嗟厥命耳觀于不敬德而墜命則歷年之山于敬德可知矣王不當監夏殷而疾敬厥德哉○此舉夏殷為監以明不可不敬德之故也直我字指王而言兩監字兼監其興亡說然玩不敬早墜三句當側重監其亡一邊我不敢知以下正見不可不監也古人于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故曰不可知然不敬則早墜命則能敬始有歷年寔無可疑也若可疑者數所其在天無可疑者理端實在我

今王節觀夏殷不可知我周乎我周自文武以來天命有專屬矣今王嗣文武而受厥命雖似天眷屬隆然我所受之命固即夏殷既墜之命而移之周者其或歷年或早墜俱未可知也王當念二國受命之先如禹有祇德之功遂開四百之祚湯有德德之功爰啓六百之基祇以我敬德之心嗣之乃可疑天命而多歷年耳况王乃自服士中之初矢命去留所係甚重初之不敬將不能嗣功亦何能嗣命哉○此言初之當慎以起下也天命自文武受之咸王繼之故曰嗣受我亦句重承矩不可知意然苟能嗣其有功自則無患歷年不永也功即指敬德言如禹之祇台湯之懋敬者是鳴呼節召公嘆息說嗚呼今王初服不可不謹者為何譬如人家生子無不在其初生孩提時教訓他使習于為善則知識聰明日漸開發不稍虧其降衷之休而虐哲之命于天者豈似自家貽貽一般若失此初生時後來便難強矣然則人君初服慎可忽乎知

人但上章王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初服今王

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

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而不在于厥初生而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歷年知今我初

良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月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其命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今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以祖祥而爲善妖孽而爲凶或命以歷年之長智不可知所可知者只有我初時所服何如耳初服能護自然命實命命歷年與自貽貽命者無異不然則反是矣奈何不謹乎此哉○此申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勸也固不三句就喻意說今天以下方發明哲字正意惟平天所命自然惟成童時能留于善乃有以全之故曰自貽命所以德言命吉凶謂福祥妖孽之應命歷年謂享國長久也要補皆不可知意然不可知而未始不可知只在初服能護明哲耳

宅新節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宅此以圖治正所謂初服也必爲王計其當及令奮發勉于敬德以端其本不可稍有怠緩之心也恭歷年短長係乎民心民心向背原于主德王其以此德而著爲誠民之用則民心安而天命固以祈上天而保長久之命無難矣○此示以謹初服之事不外敬也肆放也應前疾敬德而言王來宅新邑乃初服之時所以必疾敬德也此謹德于已未說到所致臨民上下句加一用字言以德而爲誠民之用也

王勿節至于刑者德之反也今民習察既久過用非法者固多王切勿以非法者必以注繩之亦敢爲刑戮以用治也蓋民雖頑而性本厚惟順其性而和導之則非發之習自改而不患並轉移變化之功矣○此言化民不得用罰也亦字有味言民即非發而上亦不得遽用刑也蓋刑乃拂逆人心之具不能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則用治未必怕也惟因性順導乃可成化民之功矣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其惟易以刑名德小民

用非發刑名德敬刑名德戮刑名德用刑名德民刑名德君刑名德有刑名德功刑名德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元首也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於王之德益以顯矣王勤恤王勤恤其王勤恤民王勤恤我受天我受天聖我受天若我受天若

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曆欲王以夏曆年式小民受天

永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曆年用勿替有殷曆年欲

王位節民之非蘇其延君若敢于殄戮則君德頌矣其為王居尊乎天下之位必有高乎天下之德誠使德與位稱則倡率有由小民漸漬之久亦惟儀刑君德而用于天下矣天為治而使民皆遍德則善王之德不亦如日月之昭臨而大以顯著乎是矣敬德固誠民之本而不可不服行于新邑者也○此言化民必本于德也位在德元正疾敬之所成位既崇高而德亦首出是不惟居位之元而亦備德之元矣刑用者元德之字而默感之也至此則淫用之小民化為德用之小民正所謂若而有功者勉德于已則曰敬德遍于民故曰顯

上下節王敬德于上而使小民用德于下則承命之道在是矣然不獨責之王也我君臣須同心協力夙夜勤勞以無疆之恤為恤相期曰我同受天命當大知有夏四百之傳又勿替有殷六百之祥夏殷所歷之年兼而有之可也而要豈別有所以乎惟欲王敬德祗刑使民不用非彝而皆用德即可以此而受無疆之承命耳○上二節言化民不用刑而當用德此承言承命之道即在平此也上下者言君敬于上而臣當輔于下也不平看恤即無疆之恤其曰二句是以兼夏殷之歷年期之即下所云受天承命也下乃推其所以而言曰受天承命果何以乎亦欲王以小民受之而已蓋天無心以民為心能敬德則民誠民誠則命永綿是此意未節召公託周公語于將終復拜手稽首以可寧之說辨邑初成原為化道臣民我君臣固皆有責然主之者寔惟王正子小臣

兼夏殷歷年之承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承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承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君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離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未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承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敢以王所遷之殷民及諸在位之君子與我周友順之民皆遵奉
法紀服從教化於王之威命明德都保守而勿失順受而無遺此
固予小臣之職也王之身凡臣民所視效當恭務敬德以此
民使嗣受前成命終有之而不替是能護其威命明德之寡以為
保受之地向期王以顯者乃果于是亦顯矣此則王所當善我豈
敢曰與有勤勞乎不過致恭以奉其幣帛相供王于郊祀之際以
贊成祐天永命之文耳若其所以祈之使永者要情敬德以誠民
豈不視乎王自能之哉公歸其一為我陳之可也○此總一篇
大旨以叮嚀之也保受句截上是以尊君之責在諸已下是以祈
天之厚望諸君威命以政令言應勿淫用節明德以教化言應在
德元節蓋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為威惟用德以化民是以德為
明也成命應前惟王有成命為王亦顯應前越王顯句以德之昭
著而言不必就令聞上說未有一子有責進意以敬德誠民入講
我非敢勤承王末二句有歸重成王之意惟恭奉幣帛前出取幣
句就助祭說用德以疑天命是盡于王身則既祀以祈福休不
徒形于禱祝是供王之祀即所以供王之祐天永命也能者期望
必能之詞

洛誥此篇首節簡諸于康誥之首乃正治之始詞下分六段看周
公拜手四節周公遣使告下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洛王在鎬也
王肇稱王罔不若時周公教王宅洛之事而并示歸老之意成王
答而留之是時公與王俱在鎬也予小子其退王文祖德王留周

自書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
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
召公奉以
助祭云

洛誥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下史氏
言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洛之事今
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下周公授使者告下之辭也王拜手
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任來以下成王錫命是殷命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
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公治洛公受命而交致書往之詞長時王與公俱在洛也年來四節周公述命寧寧禱致忠告于王是時王在鎬公在洛也戊辰二節史敘成王祭告留公之事而紀年于篇終也

補經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以大誥治補講周公攝政之十年惟三月十六日始生魄之日公以殷民叛服不常不可無地以居之于是始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有王城下都之建是時四方之民大和輯而來會其民勤矣而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工因民心之和鼓舞宣播之使皆見在執事于周百工之勤又如此周公寔總攝其事者于是咸致其勤亦不敢自逸乃用發書洪大誥臣民以治洛之事使民益知見事臣蓋知播民也萬年之基成于一月間矣○此敘作洛之始詞也雖臣民並誥要以民為王因民和而宣播之即臣之勤也新大邑兼王城下都說和會不過歡欣來會之意下文見士方是服斧斤版築之事成勤非一端如始之遙觀終之督率皆見誥治猶召誥所謂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也

周公節更臣說昔周公承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卜子王乃拜手稽首致敬以授之說王當以佳洛之事委我今其事已定我敢復命于子明辟也○此營洛既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詞也子即下文孺子之子曰明辟者期之也次節其基作民明辟正與此應告卜當在乙卯達觀之後用子用書之先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承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王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王如弗敢及天其命定寧乃胤保十八字

王如節天建都于洛以承天眷王之事也王以幼冲自遜如弗敢
與知上天成勅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規制善後事宜
俱付之太保與我豈敢不任其責于是繼太保而往大相視東
土凡王城下都皆規畫布置其始基王使作民明辟而為萬世
致治之王焉○此先敘相洛之意也重在作民明辟句首句先表
王退託之心基命定命俱指作洛說作洛以承周命其創始也天
啟之基其既成也天定之業一命字即下文所謂天休也其基某
字推開言之非基命之基謂據都而為明明致治之主自今始
基之也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
命

亭惟節所謂大相者何如予惟三月乙卯之朝至于洛師以河北
黎水交流之處殷民近便乃先卜此地龜兆不從我乃畋于澗水
之東灋水之西以為王城惟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朝會有所宗
矣又卜灋水之東以為下都惟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殷民得
所處矣于是遣使來周以洛之地圖及畝其所卜之兆辭于王而
定都之始終庶可考而知焉○此正大相東土之事也卜黎于先
者商民意在近地公意在土中不敢以已見拂眾心故先以此決
之天也下當確不吉意兩洛食者謂灋在洛之東灋水在洛之偏
而龜兆俱食其墨可知矣俾來以圖則孰為王城孰為下都皆
可得于几席之間俾來獻卜則初卜不吉畋卜再吉亦可得于言
辭之美此作民明辟之基而基命定命之所由成也所謂復子明

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

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
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
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
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

洛食俾來以圖及畝卜灋音灋俾補耕反○

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
流之內也澗水東灋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
灋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灋之
間下都在灋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
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
其墨也俾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畝卜畝其卜

辟者如此圖上不平玩一及字宜重下邊

王拜節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詞因遣使答公拜手稽首以重其礼而命使曰宅中圖大夫休之所在也公念夫休至重不敢不敬以承之因來相視洛邑為我周配答上天休命之地公既得卜而定其所居乃遣使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豈我一人獨能當之惟我與公二人共承其美可也我今據卜觀圖乃知規模弘遠公之用意豈徒為一時計正欲使予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臨兆民敬承休命于無窮也期望之意如此所以誨我者至矣敢不拜手稽首以謝公之誨言乎○此成王復周公之詞也與上三節相應公不敢不三句是相洛事所以任基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其貞是宅洛事所以成定命于終者皆有美意公其以予句總承相洛宅洛見其美意之無窮也此上四節周公在洛成王在鎬也王既不在洛而曰來者順公所在而言耳

周公節洛邑既成公歸于鎬欲以宅洛之事專責之王因誨之說王者為天地百神之主今宅洛之初祀神其先務也于至洛鎬首舉盛大之祀楚祀于新邑祀典所載者固無不祭即祀典無文而義所當祭者亦皆次其上下尊卑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賜

之礼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

相王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

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

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

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

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

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歲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

而神鴻休焉可也○此公歸鎬京告王以宅洛之首務也董殷祀
上此節乃舉祀祇益洛邑之作將以祀于上下者故祀祇在所
當先也曰肇是他務未遑即先行此感秩無文正盛祀所在也無
文包有文在內曰感者有尊卑上下無不周意曰秩有治神人和
止下意非徒祝幣之文也

予齊節至于用人圖治九宅洛之要然非予之所得專也予其整
齊在周之百官一一得人使之從王自周而適洛此時予惟微示
其意曰吾王即政之初庶幾有激勸委任之事尔臣工其祇聽之
可乎○此與下節告王以御臣之權亦宅洛之當務此節乃引起
下節意也齊有遴選整齊之意成王幼冲周公恐從行者或有不
入參于其間故自打點一過使之陪行下文推以在周王往新邑
正盧官家別用一番人也此公言外之意有事暗指下節記功之
事

言王始舉其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
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
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
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
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兩暘時若
大役以成報神賜也目今以始永奠中土祈
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德觀周
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闕於事情者抑不
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祇一心對越天地
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
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願若收其放
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真要於此
宜周公以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
為首務也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
有事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
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
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
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崇